

## 異部宗輪論

現代研究佛學的學者，將佛教傳播分爲三個時期，即原始佛學、部派佛學、大乘佛學。

原始佛學指的是釋尊在世時期，以迄其涅槃後第一百年。釋迦是西元前六世紀時人，所以這個時期，相當於西元前六世紀至四世紀。

於原始佛教時期，佛教並未分成部派，和合一味無諍。當釋迦在世時，釋迦所傳以「四諦」爲主，說法的重點完全針對人生的現象，人生是「苦」；苦的原因是「集」（有種種積聚，如色受想行識等五蘊，即是眾生在物質界以及精神領域上的種種聚集）；是故佛家必須「滅」苦，滅苦的方法即是「道」。——這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者，即是「四諦」，意思即「四點真理」。

釋迦涅槃以後，他的大弟子眾將其生前說教，結集爲經典，主要爲四部《阿含經》——即是屬於原始佛教時期的根本經典。

部派佛學時期，指的是釋迦涅槃後第一百年，以迄大乘佛學開始流播，其時約爲西元一世紀頃。是故這段時期，便相當於西元前四世紀至西元一世紀，共約五百年。

在這五百年間，佛教開始分裂，起初是分裂成上座部（*Sthavira*）與大眾部（*Mahāsāṅghikā*）。上座部代表當時的資深弟子，因耆年有德，故稱爲上座；與之相對的則是一般佛弟子，因爲人數眾多，是故稱爲大眾。——這兩部分裂，實在可以看成是佛教內部傳統勢力與革新勢力的爭議。

至於爲甚麼會分裂，則有兩種說法。一種說法跟南傳的佛法一起流播，是故稱爲「南傳」，另一種說法則跟北傳的佛法一起流播，是故稱爲「北傳」。漢土屬於北傳佛法的弘播區，因此便主北傳之說。本論討論佛教分裂的情況，以及各部派的不同主張，即屬於北傳。

可是有一個情況卻值得注意，西藏所傳雖亦屬北傳佛學，可是關於部派佛學的分裂，卻主南傳之說，詳見克主傑（*mKhas grub rje, 1385-1438*）的《密續部總建立廣釋》（*rGyud sde spyi'i rnam par gzhag pa rgyas par brjod*）（拙譯並導讀，收本叢書中）。爲甚麼漢藏所傳會有所不同，這情形很值得留意。

北傳說法，部派分裂是由「大天五事」的爭論引起，關於這點，「導讀」中已有述及，此處不贅。但卻應該指出，大天所提出的「五事」，是明顯地將阿羅漢（修小乘佛學得到成就的人）人性化，如說阿羅漢亦有夢遺，即是一例，而反對他的上座部，則顯明地是維持著聖者的尊嚴。

南傳的說法，於此不妨稍加敘述，作爲「導讀」的補充。

於釋迦在世時期，佛教並無濃厚的宗教色彩，釋迦只是帶著一群弟子，到處去宣

揚他自己的學說，以及教導止觀的修持。可是於他涅槃之後，佛弟子由於懷念釋迦，開始建塔、禮拜他的舍利，慢慢變成建塔造像。是故於釋迦涅槃後的第一百年間，佛教便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宗教色彩。

宗教色彩一濃，跟釋迦當時並無宗教色彩的戒律，難免便有抵觸。舉例來說，跟著釋迦遊行乞食，到處接受供養的僧眾，可以不接受金錢布施，但一有佛塔佛像作為禮拜的中心，甚至還可能有說法的中心，那麼，不接受金錢布施的戒律便很難遵守。

南傳的說法，部派分裂即根源於戒律的爭議。

事件發生於吠舍離（Vaiśali）。吠舍離雖為釋迦弘化之地，而且地處印度東方，接近佛的出生之國，但基本上部屬於耆那教（Jain）的勢力範圍。當釋迦涅槃之後的第一百年間，印度眾多王國之中，摩揭陀國（Magadha）崛起，併吞了東方諸國，如跋耆（Vrji）、僑薩羅等。摩揭陀一向護持佛法，因而跋耆等東方諸國也就變成佛法盛行之地，跋耆首都吠舍離也就成為佛教徒聚集中心。

吠舍離向來商業發達，由於社會富裕，因此信眾對僧侶便習慣以金錢布施。他們對耆那教的僧侶一向如此，對佛教的僧侶亦自然如此。當時領導吠舍離僧團的上座，接受客觀現實，允許僧侶接受金錢。

可是，西方僧團的上座耶舍比丘來到吠舍離，見到這種情況，便根據戒律加以反對，由是爭議，耶舍於是召集各地上座比丘，在吠舍離開會，一一檢討，結果裁定吠舍離僧團十事非法，將他們驅逐出境。當時參加會議的上座比丘共七百人，是故稱為「七百結集」。

「七百結集」，即是佛教的第一次分裂，裂成上座與大眾兩部。

比較南傳北傳兩種說法，似乎南傳的比較可信。南傳之說傳入藏土，可能是由印度佛教後期諸師傳入，也即是說，大乘佛教的後期，實主南傳之說。

本論主北傳之說，論主世友論師（Vasumitra）屬「說一切有部」（Sarvāstivāda），故北傳之說，可以看成是小乘有部的觀點。他們將部派分裂說成由兩位「大天」先後引起，而二者相距的年代達百年，如此巧合，不能無疑。是故我們寧願相信南傳之說，第一次部派的根本分裂，實由吠舍離「七百結集」引致。

第一次根本分裂之後，上座與大眾兩部亦內部相繼分裂，五百年間共裂成十八部，實際上可能還不只此數，於是連原來的上座、大眾兩部，即共成二十部派。

這些部派分裂，主要由兩次事件導致。

首先應由摩揭陀王朝的沒落說起，代之而興的是難陀王朝（Nanda）。其時為西元前四世紀初葉。

與此約略同時，希臘亞歷山大入侵印度。於西元前 326 年，亞歷山大佔領了犍陀羅（Gāndhāra），犍陀羅所造的佛像，帶有希臘的造型色彩，稱為犍陀羅風格，便是當時所受的影響。

其時，原被難陀王朝驅逐的月護（Candragupta），回到摩揭陀城，號召印度人恢復國土，於是推翻了難陀王朝，成立了孔雀王朝（Mauryan）。

孔雀王朝的第三代，即歷史上有名的阿育王（Aśoka）。阿育王恢復國土，將印度北方統一，勢力尋且擴充至南方。他於西元前 268 年即位，行灌頂禮，因感戰爭殘酷，由是皈依了佛教。

據南傳的說法，阿育王舉行過一次集會，而北傳則沒有記載。

這次集會，是因為阿育王供養比丘過萬，連非佛教徒也冒充為比丘，接受供養。故阿育王便在華氏城結集，一方面為了清洗非比丘眾，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統一當時佛學者的意見。據說其時提出不同的異見共計五百條，一正一反即共千條。會議中爭論得最劇烈的，是犢子部與化地部。由此可見自「七百結集」之後，上座與大眾兩部，本身已不統一。

華氏城論事之後，阿育王派遣幾批上座四出弘法，東至今之緬甸；西至西北印，尋且入大夏；南則至今之錫蘭。傳法範圍之廣，為前所未有的。

然而阿育王死後，其王朝即為巽伽王朝（Suṅga）遭代。王朝信奉婆羅門，佛教受到遏抑。其時為西元二世紀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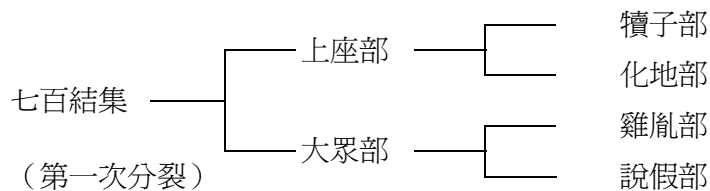
與巽伽王朝同時，印度南方則崛起了一個案達羅國（Andhara）。他們即使在阿育王時代，實在亦獨立自主，阿育王死後，他們便完全獨立，與巽伽王朝對抗。

由於阿育王曾派上座往案達羅傳教，所以巽伽王朝雖然滅佛，可是案達羅卻支持佛教。當時案達羅的佛教由兩位上座弘化，一位上座為大天（Mahādeva），其部派稱制多山部（Caityaśaila）；一派上座則為大曇無德（Dharmagupta），其部派稱為法藏部（Dharmaguptaka）。

據南傳的說法，「大天五事」之爭，即是兩位上座之爭，亦即制多山部與法藏部之爭。大天原屬上座，當時稱為大眾部，則是因為他們的部派於當時屬於多數派之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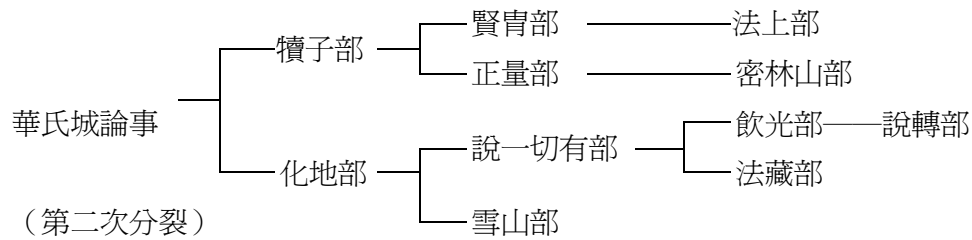
制多山部後來發展為西山住部（Aparacaila）、北山住部（Uttaracaila）等，此兩部稱為案達羅派，大乘（Mahāyāna）思想即由此兩部流出。是故大乘佛學的发源地即在南印。

總的來說，佛教部派分裂，主要由三件事引起，即「七百結集」、「華氏城論事」與「案達羅爭議」。茲將這三次分裂的情形，表列如下，將有助於理解部派佛學的分裂與發展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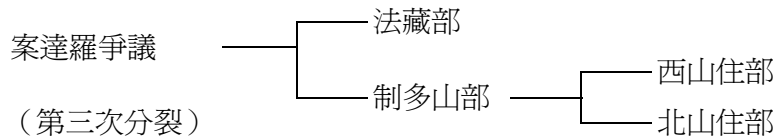


由表可知，於根本分裂之後，上座部又分裂為犢子（Vātsīputriya）與化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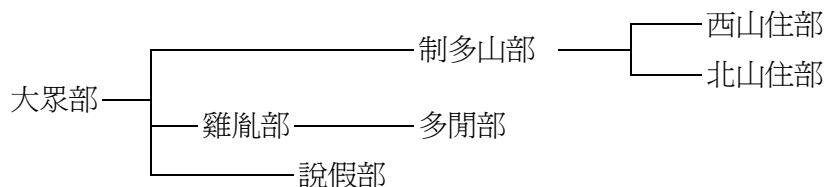
(Mahīśāsaka) 兩部，大眾部亦分裂成雞胤 (Kukkulika)、說假 (Prajñaptivāda) 二部。連二根本部，即共六部。



此次論事，引起上座部中枝末兩部分裂。此枝末兩部即犢子部與化地部。犢子部分裂為賢胄部 (Bhadrāyaniya) 與正量部 (Sammatiya)，其後由賢胄部發展出法上部 (Dharmottariya)，正量部發展出密林山部 (Sannagarika)。化地部分裂為說一切有部 (Sarvāstivāda) 及雪山部 (Haimavata)，前者分出法藏部 (Dharmaguptaka)，及發展為飲光部 (Kūśyapīya)。故華氏城論事，所引起者主要是上座部的分裂。



此次爭議，大眾根本部中別出一部，即制多山部，與上座部中屬於化地部系統的法藏部爭議。制多山部後來又發展成西山住、北山住二部。即是說，在這時期，大眾部的分裂情況如下——



其中制多山部的系統，即所謂「案達羅派」(Andhakā)。由此發展成大乘思想。

然而上述的卻只是基本情況，事實上各部派亦彼此有合流的情形。例如上座部中的雪山部即與大眾部中的制多山部合流，然後才發展為案達羅學派。因大乘思想中，實含上座部的一部份學說，以及大眾部的一部份學說。又如上座部中的法藏部傳至錫蘭，專說「方廣」，即據他們自己的意見，演繹佛家所說的空性，他們的學說，亦曾影響西山住及北山住部，由是成為大乘「般若」思想傳播的先行。至於後來法藏部演變為「惡取空」，即將一切事物看成「空無」，便反成為龍樹說空時所破的對象，那已是公元二世紀時的事。其所演變，當然跟各部派所宗的修持見地有關。

要全部研究二十部派的思想及與修持的關係，現在已變成是困難的事，因為原始資料已經散佚。在這情形下，本論以及其他同類論著，因述說部派分裂，從而說及各部派的思想，便成為相當重要的資料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一些論著，如《成實論》，因為要站在本部的立場來批判餘部，因此也就不得不連帶說及他們的思想，到了今天，

也就成了研究部派佛學的素材。

關於各部派的思想開合，讀本論時應加注意，於研讀本論後，對部派佛學應已有一定的瞭解，我們要補充的，只是案達羅學派思想對大乘思想影響的脈絡。

前已說過，案達羅學派發展於南印，南印的案達羅王朝，崇信婆羅門教，所以佛教在當地得不到高層的支持，只能得到民眾的信仰，這些民眾，主要為印度四種姓中的第三階層。因此，案達羅學派便注入了民間的色彩，不純是「王者之風」的高調。這就形成了他跟上座部不同的風格。

案達羅學派主張「一意趣可行淫」，這對當時的佛教界來說，可以說是驚天動地之舉。這個說法，主張出家人在信行及願行同一意趣的情形下，可以結為夫婦。這個主張便等於打破了出家與在家的分別。

為甚麼會提出這樣的主張呢？主要原因即在於吸收下層信眾。下層信眾忙於生活，要拋開家庭來出家，實際上有困難，倘若出家而依舊能夠繼續維持家庭的結構，那就比較方便一點。所以案達羅派的主張，可以說是根據實際情況出發。

或者說，為甚他們不可以分別出家人與居士的身份呢？佛在世時，一向就有出家在家的「四眾」，要在家的佛教徒，就維持其居士身份好了，何必要提倡「一意趣行淫」？

這個問題，恐怕牽涉到傳法的問題。依照佛家制度，有許多儀式都須由出家人來主持，例如授戒、剃度等。因此，一個僧團就必須有一定數量的比丘，然後才可以如法進行一些活動，在工農業階層中，比丘的數量不足，是可以理解的情況，正因這樣，他們才不能不打破出家與在家的界限，讓一些比丘既能傳法授戒，又能照顧自己的家庭。

北傳大乘佛教，只有我國的比丘與比丘尼嚴守出家生活，其餘日本、韓國的比丘，都許可有家室，恐怕即跟案達羅的傳統有關。

至於大乘初期經典，如《維摩詰經》(*Vimalakīrti-nirdeśa*)，維摩詰以在家居士的身份，向出家的菩薩及阿羅漢說法，連釋迦都對他的說法認可，這更是打破佛制。這種提高在家居士身份的經典出現，應該即是案達羅思想的承繼。——至於維摩詰原是密乘的祖師，那已是另一個問題，詳見本叢書《維摩詰經》導讀及其附錄文件。

由對在家居士的重視，便發展出「菩薩行」的概念。菩薩以應化身化度眾生，他的身分便可以是任何階層人士，不限定為出家眾。是故由對阿羅漢的尊崇，演變對菩薩的禮拜，其間脈絡實可追尋。

此外，由小乘過渡到大乘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，那就是「法我空」(*dharmanairātman*)的問題。

小乘行人承認「人我空」(*pudgalanairātman*)，即「自我」沒有本質——提不出一種真實的成份，來證明這即是「自我」的本質(本體)。可是他們對「法我空」卻有

猶疑。

所謂「法」(dharma)，在這裏是指一切形而上的概念及心理狀態，釋迦說的道理以及所教的止觀修習，當然也包括在內。對小乘行人來說，如果連釋迦傳下的法義、修持與戒律，也視之為無自性空，那是很難理解的事，但案達羅學派卻強調法性空。為甚麼呢？正因為他們要適應環境，改變傳統，是故他們便主張法義可以分階段傳播，只須不違背釋迦傳法的精神，便不須墨守成法。由是也就為其後建立的修持次第，開了先路。

這個「法我空」的概念，可以推廣至一切事物與現象，強調「法我空」，正是大乘佛學的特色。在《金剛經》(Vajracchedikā)中，對此即有強調，因而也就成為《金剛經》在「般若」系列經典中的特色。其詳可參考本叢書《金剛經》導讀。

大乘經典初出，時當西元一世紀中葉，其時部派佛學經互相競勝之後，主要只分四個部派，即上座部，以及屬於這系統下的犢子部，與說一切有部，此外即為對立的大眾部，主要為案達羅派。案達羅派善於說空，而大乘初期經典亦說空性，由此亦可見二者的關係。也可以說，若無案達羅派的法義作為先行，般若思想的傳播便時機當未成熟。

高永霄居士的「導讀」及其附錄一文，若能細讀。並參考筆者的拙見，讀者於所謂「部派佛學」便當能得一輪廓。至於各部派在修持及行持上的開合，恐怕便要求之於南傳佛教諸國的傳統了。

西元一九九三年歲次癸酉十月初版序  
西元一九九八年歲次戊寅四月台灣版序  
西元二千又四年歲次甲申四月修訂版序